

青山
遮不住

qingshanzhebuzhu
百花文艺出版社

王沂力 著

青山 遮不住

百花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青山遮不住 / 王沂力著. -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0
ISBN 7-5306-3008-3

I. 青… II. 王…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17162 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张自忠路 189 号

邮编: 300020

e-mail: bhpubl@public1.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7312757 邮购部电话: (022)271167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市桃园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850 × 1168 毫米 1/32 印张 8.5 插页 2 字数 195 千字

2000 年 10 月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3000 册 定价: 14.50 元

序

何镇邦

当我翻阅着王沂力的长篇小说处女作《青山遮不住》的一稿修改稿时，心里有着一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

一年前，当我在鲁迅文学院的大教室里为我的最后一批学生讲授《现代文体学》时，发现坐在第一排用非常专注的神情听课的一位已届中年的学生，她就是王沂力。课后交谈，才得知她当过军工企业的工人，八十年代以来，又曾到胶东半岛的一家中外合资企业当过总经理，后来又就任一家上市公司的副总经理，她在企业里干得很出色，属于当下人们眼羡的那种女强人或白领阶层的人物。但她由于痴迷文学，想把几十年积累的生活，尤其是十多年来在几家企业中的生活经历写出来，竟然放弃了高薪的职务，在人到中年之际，到鲁迅文学院的文学创作进修班进修。而她的丈夫刘永兴竟然也放下工作，成了“随学家属”，到北京来为她的学习做后勤保障工作。这一对于文学情有独钟的中年夫妇的不平常举措使我着实有点吃惊，也颇使我感动。随后，我同他们就有些往来。读了王沂力的一些中短篇小说习作，觉得她虽然有较厚实的生活积累，对于文学终归还是个刚进门的学徒，于是只能劝她不要性急，多

写多练，终有一天会写出像样的作品来。

今年春天，听说王沂力正在动手写一部以一个山里的军工企业为背景的长篇小说，作为她今后准备写一部关于中国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乡镇企业兴衰的长篇小说的演练。我当然赞同她这样的部署，并鼓励她把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写好。不过说实在的，我并未对她这部长篇小说处女作有过太高的期望值。

七月末，我应邀到济南参加一个作品研讨会，会后游灵岩寺，此处与永兴、沂力居住的泰安近在咫尺，他们盛情邀我去看看，于是就去了泰安。住下后，王沂力捧来了一摞百多页的打印好的稿子，那就是《青山遮不住》的初稿。我就在他们那里读起来，当读到一半左右时，我抑制不住兴奋的心情，立即告诉作者，这是件成品，是部像样的长篇小说，完全达到了出版水平。

《青山遮不住》写的是一家隐蔽在大山深处的军工企业的几位青年工人的生活道路和爱情故事。作者力图通过路小青、左红卫、丁亚玲、李招弟以及赵存根、公天亮、齐宰等人命运的展示，写出从六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末，从文革时代到改革时代那个大时代的侧影，写出青山遮不住的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让我感到意外和高兴的是，作者并没有用太多的笔墨去写三线军工企业三六九厂的兴衰和小电台的生产过程，而是把它们作为小说中几位青年人活动的舞台，并把它推到背景的位置上，而着力描述的却是路小青、左红卫们的生活经历和感情经历，以及由此形成的曲折的命运。看得出来，无论是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背着资本家孙女包袱，美丽清秀善良文雅的路小青，还是出身于工人家庭，同样美丽出众，不安分于

普通生活敢于闯荡的左红卫（左桂兰），抑或是那位来路有点神秘，靠一只手风琴来传达感情的齐宰，还有那位集烈士遗孤与残废军人于一身，受到工厂特殊照顾、心灵手巧善良敦厚的公天亮，这些人物都是作者烂熟于心、呼之欲出的，因此写起来，一个个活灵活现，个性鲜明，形象生动。当然，书中各种人物的艺术质量是不整齐的，作者所钟爱的女主人公路小青固然写得不错，也可以说相当出色，但是比起左红卫来，从艺术质量来说，就略逊一筹，因为左红卫的性格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有了较大的发展，尤其是后半部分写她辞职南下闯荡于商海，然后又回到工厂里来最后出资办“青山功臣之家”，都写出了她性格的发展与变化，于是她的形象就更加丰满和立体。其它如赵存根，前面铺垫略嫌不足，后来写他出任党委书记后的种种表现，就有点突兀；而作为路小青、左红卫在九间房同舍的女友亚玲、招弟的形象也单薄了些。尽管如此，作者还是为我们塑造了一群具有相当艺术质量的艺术形象，这是这部小说艺术上最大的成功之处，也是我读到一半就予以肯定的理由。

当然，作者对于青山环抱之中的九间房这个典型环境的描写，也是很动人的，那一座麻石台阶，那个爬满牵牛花的小篱笆，不仅倾注了作者深厚的情感，也形成了一种具有某种审美价值的艺术氛围。还有作者那清新、简洁、流畅的文笔，不仅具有较强的艺术表现力、同时也具有相当的审美价值。它们就像那一朵朵牵牛花，清新可爱。小说，尤其是长篇小说，是一种叙述的艺术，它的魅力就在于作家娓娓动人且富于艺术个性的叙述之中。王沂力虽然是位刚刚跨进文学大门不久的新手，但她在《青山遮不住》这部长篇小说里，讲起故事来，却显示出

相当成熟的叙述技巧。这当然是值得称道的。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来看,《青山遮不住》也许还谈不上有多么丰富和厚重,但它出自一位初学写作者之手,就显得难能可贵了。尤其是在听到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扶植文学新人决定出版这部作品时,一方面钦佩于百花文艺出版社的眼力和热心扶助文学新人的热情,一方面也为王沂力的长篇小说处女作即将面世而高兴,于是应作者和编者之约,写出上面这些文字,权当序文,同作品一起献给广大的读者。

我深信,王沂力这次成功的演练,将为今后进入反映乡镇企业的长篇小说创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我热切地期待着她在文学创作上更大的成功。

1999年9月22日于北京

第一章

—

三六九厂在大山的背后，从正面看，就是一座青山，看不见工厂。站在厂区再环顾四周，其实厂子是在大山的环抱之中。除非是从比大山更高的天空俯瞰这里，否则不论是从南北还是东西方向平视，都只会看见高高的大山而看不见山里的工厂。这很符合七十年代初为备战和打仗的观点依大、小三线和“山、散、洞”的建设原则和规划。

这里虽然闭塞但却幽静。工厂坐北朝南，厂的前面是一条卵石河床的小河，平常的日子，小河很清澈很温顺地流淌着，到了夏天，四周山上的雨水汇集得多了，也会发怒一样地发几次山洪。小河上架一座水泥桥，桥的一头连接着从河边到厂区的一截水泥马路，一头连接着一条蜿蜒通向山外的沙面公路。厂区四周的大山上，长满了各种杂木林、灌木丛，郁郁葱葱。特别是到了春天，连翘、映山红如金似火开满山坡，紫色的白色的叫不上名的小花点缀其中，春意盎然，幽静中又透着热闹。

三六九只是工厂的代号，既不能说明厂址，又不能说出产品，代号为山里的工厂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神秘了就显得神圣，一神圣在人们的心目中就重要起来。事实确也如

此。战备是头等大事，为战备而直接生产战备物资的工厂当然是重而又重的了。一个省或地区有了一个国家为之冠号的厂，那是全省全地区的骄傲。由于这种骄傲，惯被蔑称为穷山沟的地方一时引人注目的喧闹起来。三六九比其他工厂最大的优越是可以像部队征兵一样跨地区跨省份在全国招工及调动干部。

于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就托关系找门路将自己的子女送往三六九。一时间三六九成为权力的象征优越的代表。如果谁家子女或亲属在三六九工作，在人面前的腰杆也会挺得笔直，说话的声音都会比别人响亮。确实也是，工厂里近千名职工是历时几年经千挑万选而出的人尖子。强有力的领导班子，最棒的技术力量聚集一起，特别是按照招工条件，所招的家庭出身好、男身高一米七〇以上、女一米六〇以上的青工更是根红苗正帅气漂亮。

入厂的第一天，在报到处，人们就注意到了与众不同的路小青。在一大群欢乐无比的人群里，从本地区招来的工人比其他市区召来的工人显得更有着高人一等的优越。他们聚拢在一起吵着叫着，拍着打着，只有那高高个子的女孩不声不响，很文静地站着，微笑地看着大家，她扶着靠在腿边的一个白磕柳条箱，柳条箱上放着一个装有脸盆牙缸之类的棉线大网眼的网兜。那女孩无疑是那群优越的本市人的成员，因为外市区的人们清楚地听见那群人在叫她：路小青，该你了！

小青在答应着的同时，发现有人看她，就对那看着她的人友好地笑笑，那人也对着她笑笑。很巧，对着笑笑的两个

人分在了同一个宿舍。那也是一个长得很好看的女孩子。两个来自不同城市的漂亮女孩在同一天来到了三六九厂。

二

路小青是众多根红苗正长相出众的青工中的例外。说小青例外，是因为小青的爷爷解放前是个不大不小的资本家，然而姓路的资本家却不守财，他几乎倾家所有将两个儿子送到国外深造。大儿子学理科，二儿子也就是小青的爸爸学医科。学医的二儿子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怀着一腔报效祖国的热情携小青的妈妈和哥哥从英国回到祖国，来到当时还很贫穷落后的青山地区，成为地区医院名气很大的外科医生，在“文革”前夕又刚刚提升为副院长。妈妈是爸爸同一医院的妇产科医生，也很有名气。而伯父却留在了异邦。由于出身和伯父的关系，“文革”中小青的家庭受到很大冲击。爸爸妈妈一度被赶去做医院的清洁工，家也被迫搬到了低矮的小平房，家里原先好一些的家具，包括一架钢琴都被抄家抄走了，女儿小青也由一只自由的孔雀变成了屋檐下的麻雀。但不论什么年月，病人总是层出不穷，婴儿也是不分年代地降生，小青的爸爸妈妈也就当仁不让地仍然是最好的医生。小青是爸爸妈妈回国后的 1953 年生下的，虽然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但因家庭不是那种政治过硬的家庭，小青也就离根红苗正的标准差老大一截。还差老大一截的路小青却被三六九厂破格录取了。那是因为一名造反派的头目得了急性阑尾炎，剧痛中的头目便轻视了阶级成分而看重了医术，点名叫路医生为他手术。声称：手术做好了，就让你的女儿去三六九。三六九厂正在招工，全市都在沸沸扬扬。

头目对手术非常满意，遵守诺言，也是在显示权力，头目在病榻上会见了负责招工的人。招工人员在看到清纯的路小青时，不觉眼前一亮。美是客观的，哪怕在最不讲究外表的年代，漂亮还是会取悦人的。

路小青一米六八的修长身材，和那时大多数女孩子一样，小青也在脑后耳旁梳两条发辫，所不同的是，小青总是把所有的头发紧紧地梳拢，细心地将头发不是分成通常的三股，而是将梳拢的头发通过纤长的手指灵活地随分随编，这样，发辫的股数就多起来，又细又密，不松不紧，平滑光洁，一直编到末梢，将两条编好的齐胸发辫的辫梢搭在一起，用素色的塑料头绳细细扎起，于是，脑后就有了一个漂亮曲度的闪着光泽的黑色椭圆的环。从头到脸一根乱发都没有，光洁的额头，单眼皮的大眼睛，高挺的鼻梁，小巧的嘴巴，就那样突出地显露出来，再加上白里透红的肤色，路小青总是叫人觉得她刚刚洗过脸样的清爽。

录取路小青的理由也很充分：三六九是革命大熔炉，一个资本家的孙女只会得到锻炼却翻不了天的。

被三六九录取的消息传来，爸爸妈妈自然很高兴，高兴中又不免透出淡淡的失落。按爸爸妈妈的意愿，他们的一双儿女最起码要有一个学医的，儿子路小展高二的时候“文革”开始了，等到高中毕业，便无学可上，好赖的去了外地的一个化工厂当了一名锅炉工，一年半载地回家一次，每次回来，都是油渍麻花一身工装，说话粗鲁得就像传世几代的锅炉工。女儿也高中毕业了，同哥哥一样，别说考医科大学，就是继续想念任何书也都是不可能的了。按规定，小青

是要下乡的，没想到，却去了那人人向往的工厂。爸爸妈妈在失落中又有了几分意外的惊喜和满足，当不了医生也就罢了。更何况女儿上初中混高中其实只不过是地地道道的高小生的文化基础，也令爸爸妈妈汗颜。虽然小青闲来也偷偷看一些书，但离上医科大学的标准可差得太远了。当工人不是最好的选择，却也是最好的出路了。爸爸妈妈在几分遗憾几分满足中，对临行的女儿进行谆谆的嘱咐：有机会进那么好的工厂，确属来之不易，要好好珍惜。那么好的工厂肯定有学习的机会，行行出状元的，当不了医生，当个好工人也很光荣的。

小青唯唯地听着。小青的漂亮中除了有教养、干净利落的美外，还有的就是与世无争与人为善的顺从美。

三

左红卫从报到的第一天和路小青相视而笑的一刻起，就成了一对好朋友了。别人都说，这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现象。尽管经过几年的破旧立新思想的灌输，人们对校花、厂花之类的称号已淡忘，但对分在总装车间的路小青和左红卫的漂亮，还是很快在全厂达成了共识。其实左红卫和路小青除了漂亮以外，任何地方都没有相同之处，就是漂亮这点，也完全不同于路小青。

左红卫小时叫左桂兰，大哥叫左德贵，二哥叫左德宝，姐姐叫左桂英，左红卫为家里这一大堆俗的不能再俗的名字脸红，光这些儿女的名字就足以看出一个家庭的品位。

小时，左桂兰浑然不觉，每当在织布车间当换纬工的妈妈扯足了声音在巷道口叫她：“桂兰，来家吃饭喽！”“桂

兰，来家睡觉喽！”她都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样边响亮地答应着边飞回只有十五六个平米的家。家里十五六个平米的空间，被一分为二，外间约占三分之一，一个大锅台占去了大半地方，锅台的上方搭了个吊柜，做饭吃饭的家什全放在里面，里屋则是一盘巨大的炕，炕沿离墙只有二三十厘米，留下的这点地方就是为了上炕后便于放鞋。炕的上方也搭了一个比炕稍小些的吊铺，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空间，却生活着红卫四兄妹及爸爸妈妈、姥姥共七口人。对这样的生存条件，桂兰满不在乎。周围小伙伴的家里也都大同小异，不论到谁家都是脱鞋上炕，或从炕上再蹬着墙上铲出的脚窝爬上吊铺，照样玩得晕天昏地。

“文革”开始的前一年，班里最小的左桂兰从纺织厂的子弟小学考上了市里的重点中学。据说，全校八个毕业班，只有五名学生考取了这所被称为贵族学校的中学。入学不久，桂兰就认识了许多不同于过去小伙伴的同学。新同学的名字都叫得好看，许莎莎、洪珊珊，竟有一对也姓左的双胞胎兄妹，哥哥叫左小鹿，妹妹竟叫左小兔，真是好笑又好怪的名字。桂兰真是羡慕死了那些好听的名字。

上了重点中学，桂兰才知道自己的优秀，才知道自己是原学校的尖子，才知道自己是家庭的骄傲，是邻居和伙伴们羡慕夸赞的对象。让桂兰自己感到庆幸的是，因为自己的优秀才得以冲出了原来那些成天在街上跑的伙伴的圈子，正因为自己的优秀才能和那么多优秀的同学在一起。新同学大都学习认真，积极上进，有教养，懂礼貌。桂兰知道自己来到一个强手如林的环境，便不似小学里的无心无肺，在观望别人的同时就自觉严格要求自己，她要在一堆优秀的人群里更

加优秀。

那时的桂兰还不会掩饰自己，也不懂得掩饰自己，天性热情的桂兰邀请新结识的同学来家做客。几个像花朵一样漂亮的男女同学来到桂兰的家，都愣住了，这也是家啊！书橱呢？书桌呢？睡觉的床呢？左桂兰在哪里写作业？……一大串疑问使同学们面面相觑不敢进屋。桂兰和姥姥热情地让着：“快上炕，快上炕！”桂兰则像小猴子般灵活地爬上吊铺，伸下脑袋招呼着：“这是我和姐姐、妈妈的铺，可好了，你们快上来看！”于是，还在发呆的同学们大呼小叫地爬上了吊铺。吊铺很低，坐着的人只能低着头，难怪桂兰是趴着的。吊铺上很整洁，被褥叠得整整齐齐，枕头又放在整齐的被褥上。同学们都学桂兰的样子趴了下去。桂兰看同学们高兴，自己除了高兴还自豪，同学们的愉快是桂兰带来的。这样的聚会，举行了几次。

如果不是在一次桂兰和同学们一起去了洪珊珊的家，桂兰家的聚会还会乐此不疲地举行下去。那以后，桂兰就再也不邀请同学来家做客了。

洪珊珊的家在海军司令部，听别人说，珊珊的爸爸是舰队的副政委。舰队的队有多大，政委是什么，桂兰不知道。桂兰家的左邻右舍都是三班倒的工人，轮班长工段长就是最大的官了。当珊珊说：“到家了”，桂兰很奇怪：“哪里有家？”

海边上，绿树掩映下的一所德国人建的灰墙红瓦有着尖尖屋顶的三层小洋楼前，一名着灰色军装的年轻战士很严肃地站在院门口，看见珊珊和同学们，微笑着点点头，珊珊有

礼貌地向军人说：“是我的客人。”

花园里正在拔草的另一位战士站起身，接过珊珊的书包笑容满面地说：“来了这么多客人！”

桂兰从没被人称过客人，过去到邻居家玩，大都不受欢迎的，主人只会说：“去，去，去，外面玩去，没看见家里有上夜班的嘛。”上夜班的人，白天要睡觉的。现在猛地被称作客人，桂兰就有些不知所措，拉住了珊珊的手。同学们也都不再大吵大闹地拘谨起来。珊珊善解人意：“别紧张，爸爸去北京开会了，妈妈在家休假，家里没别人。噢，对了，还有我哥哥，昨天回来的。”

桂兰怯怯地问：“这里就你们自己住吗？”

珊珊说：“是呀，就我们一家四口。再就是几位工作人员。”桂兰从未见过这么大的住房，光一楼的客厅就抵得上四五个桂兰家。桂兰不明白，珊珊家为什么要住那么大的地方，客厅除依壁而摆的沙发和茶几，中间的地方全空着，多浪费。

刚才拔草的战士端一盘苹果进来，后面跟进一个漂亮阿姨，显然是珊珊的妈妈，“都是珊珊的同学吧，欢迎大家来做客，吃水果！”阿姨说着，径直走向桂兰，“这位同学就是左桂兰吧，珊珊说的果然不错，真的是漂亮。”阿姨的声音真好听，亮亮的，柔柔的，一点也不像妈妈那总像吵架一样的大嗓门。还有那位叫洪鸽的哥哥，平常的白衬衣绿军裤，像桂兰的哥哥一样高大、健硕。洪鸽哥哥不说话，只微笑着站在楼梯上俯视着客厅的人们，还竟然像熟人似地冲桂兰点了点头。小小的桂兰并不知道儿时同学的哥哥会在她今后的生活中占有重要的地位。那时桂兰只觉得珊珊的哥哥不同于

自己的哥哥，哪里不同，桂兰又说不出。

桂兰从珊珊家回来后，好几天都愣愣地发呆，她好像一下知道了人与人、家与家有那么多的不同，尽管大家住在同一座城市里。也好像一下明白了爸爸妈妈引以为自豪的工人阶级出身原来并不高贵。知道了除纺织以外还有其它的行业，也明白了她所羡慕的那些好听的名字是与出身和环境相符的，生活在灶间和卧室不分的家里的孩子就只配叫桂兰、德宝。

再待在自己家里，桂兰就有喘不过气的压抑，加上全家人在织布车间练就的大嗓门充斥着狭小的空间，更叫人觉得憋气。做完了作业，桂兰就在街上转，妈妈再高声叫她回家，刺耳的清楚，她却不回答，悄悄趑回家里，任由妈妈在外千呼万唤。

初中的最后一年，正逢学校做班级调整，左桂兰就勇敢地利用这机会报出了自己的名字——左红卫。卫东、红卫、文革、爱武是最时髦的名字了，比珊珊、莎莎又前卫了许多。很快，同学老师只知有左红卫，而忘记了左桂兰。同学老师每次叫着左红卫，红卫也就每次没有犹豫地回答着，在回答的同时，红卫很得意，就有同左桂兰时期诀别了的感觉。一次，一群同学来家里找左红卫，门口摘菜的妈妈木然却响亮地回答：“去别的地打听吧，这里没有叫左红卫的。”红卫撞着了锅台撞翻了凳子冲出房门，跃过妈妈的青菜，叫住了同学。

妈妈惊奇：你怎么叫左红卫？

同学们愕然：哪有妈妈不知女儿的名字的。

红卫便一下又跌落在桂兰中。

红卫学会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她的家和家中的亲人们。

红卫很奇怪，那么令人难为情的生活条件，并没有影响哥哥长得高大英俊，姐姐长得修长漂亮，但哥哥姐姐却又无法同珊珊和珊珊的哥哥相比，哥哥姐姐们都在初中毕业后陆续地就业于爸爸妈妈所在的纺织厂。

那是一座抗日战争以前日本人建的纱厂，规模很大条件却很差，厂房低矮，设备陈旧。尤其是工人们的住房条件，日本人把中国工人当猪狗样对待，住在四面透风却戒备森严的工棚里，出入工厂还要挨个搜身，红卫的爸爸妈妈就是那个时期的童工，受尽凌辱和剥削。解放了，红卫不屑一顾的住房，在爸爸妈妈刚得到时，简直就像住进了天堂，昔日的奴隶一下就成为天堂的主人，那种翻身的喜悦可想而知。他们心里最想说最想喊的话就是：共产党最好，毛主席最亲！世世代代跟共产党走！因此，从那个时代走过的老两口不但自己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当一辈子纺织工人，也让儿女们继承他们引以为荣的事业。哥哥姐姐们深受父母的影响，就都如父辈一样诚心诚意尽心尽力地去纺织了。过去，红卫也同家人一样，每当哥哥姐姐拿回劳模奖状，就跟他们一样喜气洋洋。后来，便不以为然，家里再喜气洋洋时，红卫便鼻子里哼着，心里说着：有什么了不起，成年累月耗子一样的三班倒，就换来那么一张花纸头，也值当那样高兴！

其实，红卫是同情他们。高大英俊的哥哥，本应像莎莎的哥哥一样英姿勃勃地工作在远洋轮上去周游世界，要不就像珊珊的哥哥做一名英武的军人戍边保国。然而，哥哥们只能在震耳欲聋的织布车间里当一名被称作挂机工的工人，每